

西班牙內戰

西班牙內戰爆發，成為教會歷史上最暴力的宗教迫害之一。

2022年10月9日

1936年8月30日，西班牙當時已經分裂為兩大派系，擺好陣仗準備互相廝殺。施禮華神父的性命，就像其他神父般地岌岌可危，他不斷遷移躲藏的地方。民兵就在他母親家門前，吊死了一個跟他長得很像的人，以為那個人就是他。一天，他和初期加入主業團的成員之一璜瓦加斯，還有一位兩天前剛認識的年輕人，一起躲在一位

朋友家中。那天下午大約兩點鐘，一群肆虐街坊搜索仇敵的士兵們按了門鈴，那位年邁的女傭刻意大聲地應門，全屋子都可聽得到她的聲音：

「噢！你們一定是奉命前來搜尋，主人現在不在家，你們請自便吧！」

他們三人，趕快爬上梯子，躲到閣樓裡，那裡的空間非常狹小，低矮的天花板，煙灰瀰漫，密不通風。他們捲縮在一些老舊傢俱後面。時間在死寂中彷彿停擺了，加上難忍的悶熱，他們終於聽見士兵們的腳步逼近了，他們仔細有條理地搜尋，最後來到了頂樓，進入三人躲藏的隔壁間。施禮華神父悄悄地告訴這兩位年輕人：

「我們現在處境險惡，如果你們想要的話可以發痛悔，我為你們赦罪。」

他為他們赦了罪。璜問他：

「神父，如果他們殺了我們，我們會如何？」

「我的兒子，我們會直接上天堂。」

璜覺得這想法是如此地安慰人心，他安心地睡著了。其他兩個人則聽著隔壁房間一絲不苟的徹底搜查，終於，輪到他們躲藏的地方了……。

然而，這群士兵突然轉下樓梯，離開了。他們這些逃亡者終於可以鬆口氣了，不過他們仍然待在那裡，直到晚上九點，等那棟公寓的花園進口關上了大門為止。他們滿身大汗、幾乎脫水了、渾身髒兮兮的。三人其中一位下了樓：

「可不可以請妳給我一杯水？」

女傭大吃一驚，請他進去。

「樓上還有兩個人。」

「這樣嗎？快讓他們兩個馬上下樓來！」

他們梳洗了一番，也換了衣服。神父笑了笑，從這小事上得到了大啟示：

「直到今天，我才曉得一杯水的寶貴價值呢！」

他們欣喜地接受了這位太太的熱情招待。隔一天，士兵們繼續搜索整棟大樓。他們時常敲門要這要那的；每次她都嚇得渾身直打哆嗦。只要她提議念玫瑰經，神父立刻接受，沒有掩飾自己的身份：

「讓我來帶頭念玫瑰經，我是神父。」

隔一天，他向屋主致謝，告訴他們他必須立刻離開這裡，以免連累屋主

帶來殺身之禍。再一次地，他們焦急地尋找藏身之地，所有地方都不見得比上個地方更安全。

戰爭爆發後，主業團為數本不多的成員被逼不得已、四散八方。父親（在主業團內，成員慣於親暱的稱呼創辦人施神父為「父親」，相對的，施神父也親切的稱呼他們為「孩子」）從

一處搬到另一處，總是身處於危險之中。懷著英勇的堅毅，他拒絕了一些安全的藏身之所，因為那些地方並不適於他司鐸的身份。有時，最安全的地方是在街上，他從早走到晚，隱沒在人群中。

艱難歲月，使徒工作，喜悅樂觀

在這情況下，可能的話，他仍舊舉行彌撒，除了他能聯絡上的主業團的成員外，他還為許多人提供靈修協助。藉著在一些想像不到的地方，安排一連串的會面，甚至還帶領了避靜。不過，他也時常接獲一些司鐸朋友殉道的消息。

有幾個月時間，他在一間精神病院找到安全的棲身之所，在院長的蘇易士醫生首肯下，他住在那裡佯裝瘋子。最後，他和其他幾位同伴得以進入宏都拉斯領事館避難。那裡的外交優勢保證了他們一絲的安全。像這類的地方，擠滿了避難者，糧食非常缺乏，氣氛也低迷得讓人意志消沉、精神緊

繃。施禮華神父為他那些年輕的同伴們訂了時間表，讓他們能致力讀書，也為他們講道，甚至還謹慎地在一個小桌子內保存著耶穌聖體。他最大的喜悅就是每天能舉行彌撒。同時，多虧身為工程師的伊西多祿，因他是阿根廷公民，所以能夠自由自在的在各地走動，也因此負責連絡那些在領事館之外的夥伴。

這場腥風血雨到底會持續多久呢？一切的迫害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呢？被困在這種慘狀裡，無法擴展主業團的工作，他還可以撐多久呢？他思考了許多，也詢問了那些跟隨他的年輕人。是的，他有必要橫跨到西班牙的另一邊去，在那裡可以過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儘管不能保證是否成功，但這是剩下來的唯一可行之途，就是試著偷渡庇里牛斯山取道法國。那時正值1937年九月。

橫越庇里牛斯山

任何人身處他的這種情況，都不免會自問，為何有這麼多的困難，阻止這明顯是天主的計畫？為何天主允許這些阻礙呢？可是這位年輕的司鐸，打從孩童時期已經學會吞忍深切悲痛的苦澀，早已熟識十字架的奧秘。那並非是聽天由命，而是深刻理解這條受苦難的道路，正因基督是在祂的十字架上得勝、並救贖了我們。他一生都堅信這點，因此他隱喻自己而寫道：「當你慶祝光榮十字聖架慶節時，以你心中最誠摯的渴望，請求吾主賜給你恩寵，好能在你靈魂和感官中『高舉』十字聖架。你懇求能有個新生命；讓十字架能在這生命上封印，鞏固你使命的真實性；讓你整個的存活憩息在十字聖架上！」

然而對創辦人而言，這並非是個容易的決定，因為這表示著要撇下一些他的同伴，還有他的母親及姊弟。在兵荒馬亂的馬德里，實在讓他飽受折磨。不過，他知道這決定來自天主意願對未來使徒工作的急迫性，不論將

會是好是壞，至少在西班牙戰場的另一邊，他能夠繼續全力以赴。

1937年10月10日，他藉由臨時湊成的文件，順利地到達巴賽隆納，從這城市，在一些爬山高手和走私犯的領隊下，把難民分隊，打算暗中出發。出乎意料的他那些同伴們得在巴賽隆納多等待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，身上毫無分文，時常飢餓難忍，直到能組隊成行。

他們在寒冷的秋末徒步橫越山脈，白天躲藏著，只有在黑夜中行進。他們沒有任何裝備，因為幾個月以來物質的匱乏，以及身處隨時會被發現和射殺的危險中，導致他們體力衰竭、身心疲憊不堪，這項挑戰對任何人而言，都是嚴苛的考驗，何況那些已經飽受非人道戰爭摧殘的人。他們經歷了各式各樣的逃難過程，在有的情況下，嚮導甚至指示他們在某個偏遠的村莊等上幾天，施禮華神父馬上挺身而出表明他神父的身份，並在可能的

狀況下舉行彌撒。最後一次的彌撒是在避難的洞穴中舉行的，在作為祭台的一塊岩石前，神父在整個彌撒中都是跪著的，因而感動了整隊的人：

「我從來沒有參加過像今天這樣的彌撒，我不知道這是情況所致，還是因為這神父是位聖人。」在場的其中一人，寫下這段話。

12月2日，他們極為幸運地得以越過安道爾邊界，雖然所有人都筋疲力盡，不過至少安全抵達。一場強烈的暴風雪使他們困在安道爾幾天，最終，當他們繼續逃難時，經過法國，在露德稍作停留，特別感謝了聖母。他們在折返西班牙昂代（Hendaye）時，施禮華神父誦念了母后萬福經。

.....